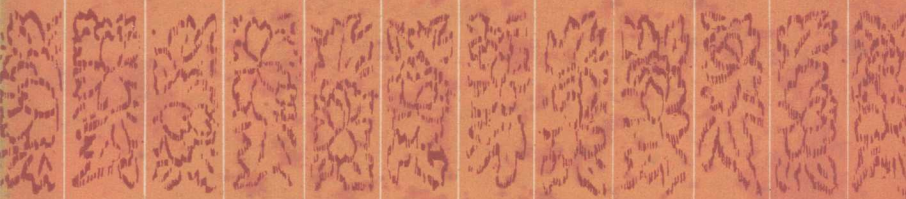


1022-008-51
1957

· 独 幕 话 剧 ·

孔雀与乌鸦

宏 林 賈 放 著

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

· 独幕话剧 ·

孔雀与烏鴉

宏林 賈放 著



人物：胡曉利——女，二十歲，某工廠車工。
時間：一九五六年。
地點：東北一個城市的一間普通的住宅。
背景：一間普通的住宅。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 沈陽



· 短篇小说 ·

孔雀与烏鴉

曹 野 貴 林 著

孔雀与烏鴉

宏 林 賈 放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(沈陽市軍器街23号)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号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 1/32 · 1印張 · 19,000字 印數: 1—13,080
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: T10090·63

定價 (5) 0.11元

人物：楊曉莉——技術員，24歲，女。

崇英——技術員，团支部委員，24歲，女。

閻志煥——某廠會計科副科長，26歲，男。

時間：1956年春。

地點：東北一個較大的石油工廠。

布景：一間普通的女獨身宿舍。正面牆上是一扇大窗，嫩綠色的綢窗簾吊在兩旁，成蝴蝶形。窗外左面是一片綠蔭和一些漂亮的樓頂；右面是几根高聳的煙囪。窗的兩旁各放着一張鋼絲床，中間放着一張辦公桌，桌上擺着一些書、文具等。桌旁有兩三把椅子。右邊那張床的前頭還有一張小方桌，上面擺着一些化妝品。牆上貼着几幅畫。左牆中間有一個門，門外是走廊，但舞台上只露出一部分。在露出的那段牆上挂着一架電話，也只露出一半。

幕啓：星期天的下午，陽光斜射進屋內，一切顯得十分明亮。時而還可以聽見外面廣播喇叭播送的音乐。

崇英坐在桌旁，正在聚精會神地讀着詩。楊曉莉站在小方桌前，在對着鏡子編小辮。

崇英：（朗讀）

我想再問一問你，

你可曾聽說過那生產鋼鐵血液的石油城？

那些採采“黑金”的石油工人們的生活，
可曾誘惑過你那年輕的心靈？

假如你會對“黑金”傾注過感情，
而你也對戈壁上來一趟旅行，
那麼，就請你隨着這個年輕的朋友，
去看看那些熱情的人們怎樣在使戈壁沸騰。

(她停下沉思着。)

楊曉莉：(對着鏡子着急地)崇英，崇英！你過來，這個花結我怎麼也
弄不好了，你來幫我弄一下嘛！

崇英：(依然在沉思，並低聲自語)……要使戈壁沸騰……

楊曉莉：什麼？胳膊疼？(走到崇英的面前蹲下，把頭在崇英的杯中搖了
搖)那麼送上門來了，幫幫忙吧。

崇英：(笑着用手指往曉莉的頭上點了一下)你可真行，這一下午也沒
看你做些別的，光擺弄這兩條小辮了。(給楊曉莉編小辮。)

楊曉莉：就你好，嘟囔嘟囔像念經似的，有啥意思。

崇英：你再瞎說我不給你弄了。

楊曉莉：(着慌)好，我不說了。(停了一會)崇英，你剛才嘟囔些什
麼呀？

崇英：你沒聽見嗎？

楊曉莉：誰有那份閒心，一句也沒听着。(忽然自發聰明地)噢，我知
道了，准是黑龍江農場那位給你寫的，要不你怎麼這樣

感兴趣呢。

崇英：(气笑不得)你真能胡謔。(拿起桌上的書)是这个詩集。

楊曉莉：喲，又犯主观主义了。那是誰寫的詩？美不美？

崇英：李季寫的“生活之歌”。寫的很好。是描寫我們將要去的那个地方。

楊曉莉：我們將要去的地方？(想了想)玉門油礦嗎？

崇英：对。

楊曉莉：那怎麼是我們將要去的地方哪，还不一定調誰去呢。全厂这麼些技術員，咱們可攤不上。

崇英：(編完小辭)就看今天厂里开会怎麼决定了。(向在地)但願有我，也有你。

楊曉莉：(一楞)也有我？……不能，不能，不会有我，也不会有你，你是优秀的技術員，又是團員，还是咱們車間的骨干，厂里怎麼會把你放走。

崇英：照你這麼說，誰也去不成了。(沉思自語)我應該去，也一定要去！……前几天我一聽見这个消息就寫了申請書，我估計这个要求一定能得到批准。曉莉，我們倆在一起半年多了，你願意和我一起去看嗎？

楊曉莉：我？……(不安地)我不願意离开你，但是我……崇英，咱們倆还在这兒吧，这里也同样需要人。

崇英：这里是需要人，可是那里更需要人。那里的油源非常丰富，剛剛开采，是多麼迫切的需要人哪！我非常向往那里，……(順手拿起書)你听听这是多麼好的地方！(朗讀)

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，

只有几片白絮似的烟云把蓝天装点，

辽阔起伏的戈壁向远方伸展开去，

视线尽头处是那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群。

你的出现，会使三五成群的黄羊，

骤然开始一阵飞奔；

那高傲的像一尊尊雕像似的苍鹰，

也只得停止它的沉思，高飞入云。

杨晓莉：得了，得了，别念了！哎呀，多叫人害怕呀！那难看

的大鹰，望不到边的大戈壁，连人烟都没有……

崇英：（笑）那里并不寂寞，你听听：（朗读）

看哪，那排列成行的是林荫道旁的路灯，

那像一座座发光的小山似的是那巨大的厂房。

高峙在夜空里的炼塔像是发着巨量光彩的星云，

闪耀着红绿色彩的是那工人住宅区的灯光。

那穿行在矿区里的交通车的车灯，

就像一对对发光的鱼在灯海里游泳，

那在山野间……

杨晓莉：（不耐烦地）拉倒吧，那都是作家的想像、夸大，我才不上

当呢。

崇英：晓莉，你认为这是作家在撒谎吗？

楊曉莉：我不敢這麼說，但是我……

崇英：你不應該在這方面懷疑我們的作家，玉門油礦的真正面貌，也許比作家描寫的還要美。我們廠這些年不知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的先進事迹，可是作家反映了多少呢？曉莉，不是作家在誇大，而是作家寫的還很不够。

楊曉莉：好了，好了，看你這個嚴肅勁兒，我是和你開開玩笑，氣氣你。難道我連這點基本常識都不知道？……我是怕你讀累着，再犯了胃病。（急去取藥。）

崇英：以後這類玩笑還是少開吧。如果是真有這個錯誤觀點，就應該快些克服掉。

楊曉莉：喲，又挨了頓批評。……（將藥放到崇英面前）藥，我給你拿來了。（又倒上一碗水，也送到崇英面前）請吧。

崇英：（勉強的笑了）我自己來，你忙你的吧。

楊曉莉：（仍然坐在崇英旁邊，看着崇英吃藥，半晌，吞吐地）崇英，你說這回往西北調人，能有我不？

崇英：我怎麼知道？連我自己還不定去成去不成呢。（少停）不過，也許有希望。昨天我問人事科劉科長，他說：崇英，明天在宿舍听信吧。……唉，全廠這些些技術人員，才調這麼幾個，我真不一定有這個福氣。

楊曉莉：在那兒工作不一樣。要是你去了，我留在這兒，咱倆就得離開了。我看我們倆都別去了。你的胃病治了一年多剛剛見點效，到西北去，氣候、飲食都不合適，環境又艱苦，還不得病的更厲害！

崇英：不会的，到西北去鍛煉鍛煉，也許會好得快些。

（外面電話響，隨即有人喊：“楊曉莉同志電話！”）

楊曉莉：哎——（一陣風似的跑出去，拿過耳機）喂，志煥嗎？我是曉莉呀。……啊？有工夫怎麼的，沒工夫怎麼的？……等你？

有什麼事？……別吞吞吐吐的了，……你來幹什麼？

……看電影？沒意思！划船，那還勉強。哎，晚上那有舞會呀？……機械廠俱樂部？人多不多？樂隊棒不棒？

……全市性的？那太好了，那就去吧。……遠一些怕什麼，克服困難嘛。你可抓緊時間搞票啊。……“都士旦尼亞”！（俄語“再見”）（放下電話，又一陣風似的跑回屋里。）

崇英：（已將藥放進抽屜）誰來的電話，你這麼高興？

楊曉莉：第三廠那個閻志煥。（外面喇叭響起輕快的樂曲，她隨着拍節奏舞起來）彭恰恰，彭恰恰……

崇英：他是做什麼工作的？你們怎麼認識的？

楊曉莉：（邊舞邊說）會計科副科長，大學畢業，很年輕，也很熱情。我們在一次舞會上，跳了几次舞，所以就……認識了。

崇英：現在是什麼關係？可以告訴我嗎？

楊曉莉：（停住舞）那有什麼呢，是……朋友關係。（怕崇英再問，忙跑到台右小桌旁照了一下鏡子）哎呀，衣裳還沒換呢。（從床底下提出一個皮包，放在床上，打開遞着裙子。）

崇英：曉莉，據我所聽和我所看見的，好像你們的關係不僅僅是一般的朋友，好像……

楊曉莉：（拿着一件裙子在身上比量着）就是一般的朋友嘛。至於他有

什麼想法，那我就不曉得了。只要有人陪着我玩，使生活有趣，不枯燥，我就不想別的。

崇英：（誠懇地）就是朋友關係，互相間也不應該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。何況——總之一句話，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，應該十分謹慎和嚴肅的對待這個問題呀！

楊曉莉：（誤解崇英的意思）不要緊，他是團員，怕什麼？

崇英：我不是說別的，你不正愛着……（見曉莉不在意，只好停住話頭。拿出信紙在準備寫信。）

楊曉莉：（又把一條裙子扔到床上，煩躁地）這個花也這麼俗氣，去年還將就，今年就太不順眼了。（又拿出一件）這個花還勉強，可色調有點沉，不大顯眼。（也扔到床上）真是，寫了兩三封信，叫給做兩三件新的，到現在已經十幾天了，一件也沒給做來。

崇英：（正在寫信，現在抬起頭來）那件淺綠色的不挺好嗎？有五六條裙子，再做可是浪費呀。

楊曉莉：浪費？哼，你沒看我媽媽哪，衣裳一箱子一箱子的，有錢不吃不穿做什麼！我媽媽說的對：人生一世為了什麼……（忽然發覺失言，忙轉話頭）我們革命鬥爭還不是為了過幸福生活？再說，自从我家的工廠公私合營以後，銷路可好咧，在上海都數得着。家里五六口人怎麼能花得了那麼多錢。崇英，你不知道：我從參加工作以後，比過去朴素多了。在學校的時候，穿衣裳一天換一個樣。嘻嘻……他們都叫我花蝴蝶。

崇英：(有些諷喻地)这也值得驕傲嗎？……花蝴蝶不是什麼好听的比喻，人要是像蝴蝶那樣生活，那才無聊透了呢。真正的生活享受只有用自己的勞動才能換得來。(見曉莉有些尷尬，似乎玩笑地)像你這樣的生活方式，如果將來和北京那位結了婚，他還滿足不了你呢。

楊曉莉：也差不多，他一个月也一百來元呢。再說，將來工薪還會提高的。

崇英：你們沒研究什麼時候結婚嗎？

楊曉莉：那得人家決定，我是沒問題，我恨不得明天就調到北京去。(津津有味地)北京那地方多美呀！萬壽山、北海、天壇……玩的地方可多了。花布也多，衣裳的樣式也美，一到星期六各處都有舞會。他要不是在北京啊……

崇英：就不一定和他好了是不是？

楊曉莉：倒不至於那樣嚴重，不過……

崇英：不過總是有些危險。(笑了笑)曉莉，他為什麼不同意結婚呢？

楊曉莉：(不滿地)哼！人家是黨員，我還什麼也不是，好幾封信都說因為兩個人長期不在一起，了解不多，只好等我入團以後再考慮結婚問題。……有時候我真想算了，可……(跑到崇英身旁)崇英，我什麼時候才能入團呢？明年我就要超齡了，以後入黨那就更難了。你是團支部委員，應該幫助我呀！我不願意離開你，就是因為你了解我，換個生地方，又得考驗幾年。

崇英：你僅僅為了結婚才着急入团嗎？

楊曉莉：是……（發覺不對，忙改口）誰光是為了這個！（生硬地）入团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，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嘛！這誰還不知道。

崇英：知道，講一講是容易的，可是從思想上、行動上……

楊曉莉：實際行動？我也不錯嘛，我……（說不出自己的優點）哎呀，我的衣裳還沒換呢。（跑回床邊，又翻了一遍裙子，不滿意地噘着嘴。忽然，又跑到崇英的身旁，哀求地）崇英同志！

崇英：（剛要繼續寫信，只好又停下）又是什麼事？

楊曉莉：一會兒我要上公園去玩，晚上參加跳舞晚會，我那些裙子都不如意，把你新做的那條借給我穿一穿吧。

崇英：（笑）你那麼些裙子難道一條也不對你意嗎？（從床底拿出一條花裙。）

楊曉莉：（接過裙子，眉飛色舞地）多漂亮啊！（看了一眼崇英的信）又寫情書啦？（擠了一下眼，便歡天喜地地回到床邊，換著新裙。）
（室外電話響。一個男聲：“崇英同志電話！”）

崇英：哎。（放下筆，急忙跑出去，拿起耳機）喂，我是，你是劉科長？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好，我馬上就去！（放下電話，跑回屋里）曉莉，我到廠里去一趟。

楊曉莉：把你調走了？

崇英：還不知道，不過可能性很大。（將桌上的信收進抽屜，又將桌上收拾了一下）我去了。（急下。）

楊曉莉：（呆楞了一會兒，猜測地）叫她到廠里去，可能是和她談調走

的問題。如果有我，我們倆一個屋，一定一塊叫去談。

這就是說不調我。……她一走，我們車間還剩四個技

術員，那兩個是男同志，調一個兩個也只能調他們。

(越想越高興)對，一定沒有我，不能有我。(興奮地哼起來)

……拉拉……(穿好了衣裳，對着鏡子左照右照，不斷地修飾着。)

(閻志煥拿着一個紙包，從左邊走廊上。他走到門前，輕輕敲了幾下。)

楊曉莉：誰呀？

閻志煥：我，閻志煥。

楊曉莉：哦，是你。先在外邊等一會兒。

閻志煥：好。(規矩地站在門旁。)

楊曉莉：(服裝整理完畢，在鏡前照了又照，最後，在地上又轉了幾圈，這才滿意地走到桌旁坐下，拿起崇英讀的那本詩集)進來吧。

閻志煥：(很謹慎地進來)啊，曉莉，為什麼讓我在門外等候了這麼長的時間？(坐在桌旁，紙包放在桌上。)

楊曉莉：你沒看見我正在讀書嗎？我有這樣個習慣，不看完一段扔不下。

閻志煥：噢，那麼是我錯怪了你，請原諒。你讀的是什麼書啊？
(手裏翻書)可以介紹給我嗎？

楊曉莉：詩，李季的詩集“生活之歌”，寫的太好了，特別美，多感動人哪！

閻志煥：(拿起書翻看)噢，是寫玉門油礦的。(朗讀)
我們的年紀，正是生命的春天，
寬廣的道路，展示在我們面前。

我們要用雙手建設起無數幸福的巨廈，

我們要用勞動去開采那數不清的油田。

楊曉莉：怎麼樣？

閻志煥：的確是好，我很想讀完它。

楊曉莉：你來就是為了看書？

閻志煥：（一楞，隨即不安地）不，不……曉莉，就你一個人在家嗎？

楊曉莉：兩個人。

閻志煥：那個人在那兒呢？

楊曉莉：這不，坐在我的對面呢。

閻志煥：（笑起來）你真幽默，這就是聰明人的主要特徵。曉莉……

楊曉莉：（望着紙包）你拿的是什麼？

閻志煥：（窘）沒什麼。（用手捂着紙包）曉莉！

楊曉莉：什麼？

閻志煥：（吞吐地）我們認識已經有一兩個月了，我反復考慮過，我們……是不是可以把關係明確一下？

楊曉莉：（稍楞了一下，隨即坦然地）什麼關係？怎麼明確？

閻志煥：我……（望門一眼，低聲而有些顫抖）我……很愛你！……曉莉，你……

楊曉莉：（故作驚訝）哎呀！（假裝不好意思）為什麼要那樣呢？先不要談這些吧。

閻志煥：（激動異常）曉莉，你不要把心話放在心裏了！你告訴我，你……你也愛我嗎？（又似乎自語地）自從我們認識以後，

我的生活总好像有了新的力量。你是那样聪明，那样有才能，生活又是那样乐观，我想有这样一个……（看了她一眼）该多幸福啊！所以，今天我下了决心向你表白。……晓莉，请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把你内心的话像潮水一样倾吐出来吧！

楊曉莉：好，我尊重你的意見，考慮考慮。（站起來，見裙子掛一小塊碎紙，慢慢地彈掉。然後，走到小方桌前，對着鏡子偷偷一笑，站在那裏不動。）

閻志煥：（走到曉莉身旁，拿起她一只手）曉莉，你說吧，那怕一个字也可以，那怕是一个使我非常痛苦的字……）

楊曉莉：（轉過臉來，輕浮地笑着）這麼一會兒怎麼會考慮成熟哪？這麼大個問題，如果不加考慮就決定，那不是對愛情顯得太輕率了嗎？

閻志煥：對，對。那麼就明天告訴我吧？

楊曉莉：那也太急了。

閻志煥：那就讓我再等一個難熬的禮拜吧！

楊曉莉：不，等我什麼時候考慮好了，就什麼時候告訴你。現在，還是做個朋友吧。

閻志煥：（十分無奈）好吧，但願越快越好。（走到桌旁，拿起紙包送到曉莉眼前）曉莉，這點禮物你能收下嗎？

楊曉莉：（輕蔑地）送什麼禮物哪？我不缺什麼東西。

閻志煥：並不是因為你缺，而是我的一點心意。你看看……（打開紙包，是一塊華麗的夏衣料）做一件旗袍怎麼樣？

楊曉莉：（顯然被吸引住了）真漂亮！太美了！在百貨公司買的是嗎？
我也去買一塊。

閻志煥：這是我求我們廠的一個同志從上海捎來的。你既然喜歡它，那你就收下吧。

楊曉莉：（滿意地）好，我收下。將來我也送給你點禮物。（將衣料收起）舞票要到了嗎？

閻志煥：沒有，一會兒就去。

（崇英興奮地匆匆上。）

崇英：（一邊推門一邊喊）曉莉，曉莉！（見閻在）啊，有客人，請坐。

楊曉莉：什麼事兒把你乐的這個樣子？連眼睛都笑了。

崇英：真是一件使人高興的事。你們就要出去嗎？

楊曉莉：不，可以等一會兒。（向崇英）怎麼，那個事決定了？

崇英：如果可以抽出一會兒，我想和你談談。

楊曉莉：（少停）閻志煥同志，你先去要舞票吧，一會兒再來。

閻志煥：好。（對崇英）一會兒見。（下。）

崇英：（猛的上前把曉莉抱住，激烈地旋舞起來，嘴里哼着曲調，舞了一會兒，又將曉莉推倒在床上。半晌才喘吁吁地）太叫人高興了！

楊曉莉：咱們車間都有誰？

崇英：有我，有張治，還有……

楊曉莉：（急）還有誰？有我嗎？

崇英：（稍一停頓）沒有你，那個是劉立忠。

楊曉莉：（又高興，又有些不大相信）真的？

崇英：誰還說謊！

楊曉莉：我估計的正確吧？組織上一定讓男同志去。你要不堅決要求，也去不上。

崇英：那倒不見得。曉莉，你願意去嗎？

楊曉莉：到那兒都可以，服從組織分配。

崇英：你不是害怕那個地方嗎？

楊曉莉：說着玩唄，有什麼可害怕的！相反，越想倒是越向往那個地方哪！（從桌上拿起詩集，帶着一種顯然是做作的激情，朗讀。）

看哪，那排列成行的是林蔭道旁的路燈，
那像一座座發光的小山似的是那巨大的廠房。

高聳在夜空里的煉塔像是發着巨量光彩的星云，

閃耀着紅綠色彩的是那工人住宅區的燈光。

（上前摟住崇英）崇英，你多幸福啊！到這樣美妙的環境里去工作。過幾年以後，你一定也會寫出這樣的詩來。可惜我去不成，不然，我們倆合寫一本詩集該多有意思呀！

崇英：你可要冷靜地想一想，你要去西北離北京可更遠了，環境也艱苦得許多呀！

楊曉莉：（假惺惺地）那有什麼呀，一切都服從工作嘛！個人利益要服從革命利益，眼前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，……（用話岔開）崇英，你真要走了？

崇英：這還撒謊！剛才劉科長都和我談清楚了，今天先征求一下個人意見，後天正式宣布，六天以後出發。任務可